



## 記華源的天空之鏡

林國軒

年初我的小孫女已經放寒假了，所以計畫帶她出去走走，因為內人要去屏東農會辦理存款帳戶結清，因此在元月中，順道安排了三天二夜的台東之遊。

此次在台東二個晚上的住宿，選擇住知本，因為離外甥女的家三和村很近，就在隔鄰。這次，我捨棄了以往投宿河床邊溫泉區的店家，而選擇了位於山腰的月娘坡民宿，住這間民宿，因為沒有開車，所以無法前往，因此，事先取得民宿老闆同意，開車到知本車站接我們，才解決住宿的問題。這家民宿，有1,800坪的園區，相當廣袤，而且房間是溫泉套房，符合內人和小孫女泡湯的期望，雖然外出不便，但也夠在園區內盤桓了。

其實，台東對我來說太熟悉了，在我自己開車的四十年時間中，大概環島了40次，每次一定在三和村或附近的知本溫泉區住宿一晚，因為我的堂姐就是嫁到三和村；堂姊夫是民國四十年代，台東的第二移民，由西部的清水移民到台東開墾的，移入之後，便一直定居在太麻里的三和村，堂姐夫移民三和村後，發展得很好，

除了耕種之外，還經營一家碾米廠和一家柴魚加工廠，所以堂姊夫在三和村，具有相當的話語權。

到台東的第二天，外甥女開車帶我們去隔鄰村的華源看「天空之鏡」，外甥女對我說：「三舅，我看你對台東的一些景點，應該沒有甚麼興趣了，所以我今天要特別帶你去看隔壁村的『天空之鏡』，這是一處最近才被發現的景點，除了假日遊客很多之外，平日遊客較稀疏，今天是平日，上山不會塞車，而且停車比較沒有問題」。

天空之鏡位於海拔約250公尺高的山腰，由山下開車上去，大概要十分鐘，是一座圓形的蓄水池，直徑約5公尺，遠遠望去，水清如鏡，就像是一個圓圓的鏡子一樣，所以被取名為「天空之鏡」，或者也可以稱為「天空之眼」。

蓄水池高有一層樓，站在池邊，眺望清遠，天氣晴朗時，甚至可以看到台東市塵，景觀殊美，尤其山腳下的太平洋海岸，墨綠的海水，推擠海岸，捲起的陣陣千堆雪，真是一幅大自然的天籟圖。

我造訪天空之鏡時是陰天，沒有太陽，只看到這座蓄水池，湛藍得深不見底，因為它不是蓄集雨水而成，而是由山上接泉水入池的；我想，如果天氣晴朗時，太陽照射水中，應該會有七彩光芒，投射而出，那景色豈非如同仙境；我也猜想，這座蓄水池，原先應該是提供山下村落居民的飲用和果樹的灌溉用水，但是我在池壁，並沒有看到裝設水管，則又讓我猜不透了。

這裡的山原散亂無章，並無整理，進入的路口，空間又不大，大概僅有約5個停車位，加上上山道路會車困難，要成為景區似乎有點難，除非公權力介入整理，才有辦法解決。

這裡，同時也是華源步道的起點，這條步道，原來應該只是提供附近居民登山或農作之用，如今被發現之後，造成遊客日漸增多，鄉公所允宜未雨綢繆，事先做好詳細規劃，避免造成事故，甚至在蓄水池周遭，應該架設圍欄，避免遊客自拍時，一不小心，跌入池中。

要進入天空之鏡，必須在台9線的華源海灣，依華源社區指標進入，華源海灣附近有一片休憩平台，其中立有一座心型裝飾，目標明顯。

下山時，順道拜訪華源村的老村長，其實村長並不老，大概50出頭，只是在當了兩任村長之後，就交給別人，不再當村長了，因而自稱老村長，不當村長之後，開始擁著老婆，一起窩在住家庭園，享受他的後段人生，住家是一座約2,000坪的庭園，據說，他的太太還是當年的「鄉花」，他自己戲稱是寫了六封情書，才成功娶到家，他言談風趣，也有深度，應該頗有文才。

台灣的面積不大，甚至有朋友說，他可以一天跑遍半個台灣，而一般的景區，國人似乎也可能都已經造訪過了，所以國人開始鍾情於新開發或新發現的景點，甚至是新奇的玩法，像天空之鏡的景點，如能事先做好規劃，應該也會為太麻里鄉帶來觀光收入，希望鄉公所能夠及早規劃。



▲華源海灣的心型裝飾



## 回顧台灣農村生活情形

莊松文

回顧台灣農村發展史，佃農是最基層也是最富悲劇性色彩的人物，他們無財、無勢，可說是社會的弱勢族群。向地主贖（台語讀音「北」，承租之意）幾分田地，憑著辛勤的雙手，終年在田邊搏鬥。起冬落冬（開工收工之意）都是自家的人力，農具、種子都要自己去張羅，遇到好年冬（好收成之意），全家尚可溫飽，如果遭逢地變天災，蝗蟲蟲害，眼看辛苦三、四個月，投注了無數心血的些許收成，都被地主一擔一擔的挑走，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只有「無語問蒼天，欲語淚先流」了。以光復前後為例可為見證，這種慘澹的局面，一直維持到「三七五減租」，悲情的農村，才露出一片曙光，其後「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的實施，數百年來均居於劣勢的田佃（佃農之意）才翻身了，唉！擁有自己田地的感覺真好。筆者出身貧苦的農家，感受良多。

有史以來，目前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一代，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科技發達，衣食住行，樣樣稱心又如意。民國四十年

代以前出生的孩子就沒有那麼幸福了，當時台灣光復不久，還是一個地狹人稠的農業社會，種田人除了冬頭冬尾做些散工，沒什麼地方可「賺食」（工作之意），家裡頭嘴（人口）又多，三餐不繼是最大的隱憂，煮飯時多以白米加番薯籤，每次量米時總是戰戰兢兢，當米缸朝天，家中又沒錢時，只好硬著頭皮到厝邊厝尾（鄰居之意）「借米」了。菜多是自家田園生產的，偶爾吃吃倒是可以，日日月月、歲歲年年，都是這些，看了都會皺眉，也唯有逢年過節，播田（插秧之意）刈稻，才能嘗到些許的肉味，穿也好不到哪裡，土裡土氣不說，縫縫補補更是常事，鞋子只有家境好的孩子才有福份穿它，一般的小孩，還是光著腳丫子，失學的孩子也不少，放羊、刈草、撿豬菜、餵豬、撿柴、洗衣、帶弟妹，都是小孩每天的例行工作。記得逢年過節，母親好不容易手裡拿著些許肉類，一個一個發給小孩吃，到最後自己卻一片不留，然而，看著孩子們吃得高興自己也跟著高興起來。

農忙時期，農村婦女最為辛苦，有的挺著大肚子揹著一個小娃在背上，米籬裡也背著一、二個小孩，到田裡工作，把小孩放在田埂邊，撐上雨傘遮陽，就去田裡忙了。

路是人走出來的，古道是先民拓墾往來的路徑。前山路是一條無形的古道，他是古代先民越過清水溪出入林圯埔的必經要道，為竹山帶來進步、繁榮的境地。

農忙時期，也是農村婦女最辛苦的時候，在農業社會時代，民眾的主食多與米、番薯有關，純白米煮的清美飯需要是刈稻子或拜拜時才有得吃，平常都是番薯比米多的「番薯籤飯」，當時的「糊仔番薯」不怎麼好吃，有些小孩吃怕了，吃飯時打開飯鍋一看，又是番薯飯，眼淚就掉下來了。至於菜除了自己菜園所種的蔬菜以外，三餐不離自製的醬筍、菜脯、菜頭籠仔、蔭瓜仔、醃瓜仔，這些醃漬物伴著農共度過艱辛的歲月。

農忙時期，男士們勤於稻作，女士們更為辛苦，他們除了操持日常家事外，還要煮點心給大家吃呢，真辛苦啊！

民國六十年代後，農村起了革命性的變化，耕耘機與電動拖引機（鐵牛）的引進，使牛隻日漸消失，牛車、犁、耙等農具也逐漸被廢棄。

今天提筆撰寫農村生活點滴，內心頗多感觸，想當年農夫、農婦的辛勞，除了敬佩，還是敬佩！但願今天的兒女，能夠體驗父母親的辛苦，激勵自己效法雙親的一番努力，早日達成父母親的願望，做一位社會上有用的人，貢獻國家。

此外，尋找農村的風光與文物，也是農村生活的一環。在鄉村的老樹下、巷道旁，常可見到小巧的土地公廟，廟身多用石板打造接合而成，似在訴說古老的歷

史。廟內端坐著土地公的神像，微笑的臉龐，雪白的鬍鬚，身著員外服飾，土地公是土地的守護者，慈祥、和睦，也是財富的象徵。

先民渡海來台，闢田墾荒，土地是他們的倚靠，豐收是他們的祈盼，土地公的信仰就是他們內心的投射，因此，田頭田尾造型樸拙的土地廟隨處可見。

農村的雜貨店叫做「店仔頭」，它的貨色可不少，日用品、調味料、糖果、金楮（紙）、感冒藥水……一應俱全。店仔頭是小孩購物的天堂，小孩來到店仔頭總是心花朵朵開，以錢換貨的心情是很快樂的。店仔頭是成年男性消磨時間的好所在，閒來無事，店頭小坐，天南地北、隨意閒聊、下棋或泡茶，不到興盡不返家。店仔頭也是村民賒欠的地方，以前經濟情況較差，農作收成期又長，農民總有手頭不便的時候，到店頭購物往往賒帳，等到賣了豬、賣了稻穀後才一併歸還，因此店仔頭的生意是一無賒不成店，賒久要到店。

村落附近的溪流旁或水圳邊，常有農婦們洗衣的地方。此外，石臼、石磨、草埤、古亭畚、瓜棚、豆架、門口埕，菸焙仔等都是村落的景象，也是台灣農村生活的景象。



# 海難一下

葉子魅

## 十一、葛老爺的憤怒

幸好，老爹幫我招了五個有武功的護院，自從我被太夫人軟禁後，他們趁機將父親找來我的院子。

「父親，這是母親給我的遺書，您看一看。」

葛老爺懷疑地看著我，「妳母親逝世時妳還小，怎麼知道這是她的遺書？」

我早知道他一定有此一問，「母親將遺書放在床頭暗格內，說等我遇到大事時再看。您是她的良人，應該可認出她的字。」

當葛老爺看到熟悉的簪花小楷時，我竟然看到他眼淚奪眶而出。等他看完信，臉上已經氣得發紅了。

「原來是她們兩人出的好主意，我的大哥是她們害死的，還讓我背負這個罪名

這麼多年。怪不得上次我告訴太夫人，有關秦姨娘買兇挾持之事，她竟然要我不要聲張，說這一定是誤會，原來如此；但是為何『陷害』這麼重要的一件事，妳祖母或妳娘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葛老爺沒看過全部的遺書，可是我知道原因，我說：「祖母忙著報復葛家忘了說，下完咒語後就猝死了。我娘知道這件事時，聽說您那時正在南部海邊販貨，沒等您回來她已經死了。」

葛老爺氣得說：「難道妳娘是她們害死的？」

我搖搖頭，「那我就知道了。父親，昨天太夫人逼我嫁給她的姪孫，還命耿護院派人堵住我的院子，不讓我出去求救。」

「我知道，還好我幫妳買的護院通知了我。太夫人以前和我提過她姪孫的親事，可是我說妳和蘇公子早就訂了親，怎可毀婚？沒想到她直接逼妳。看來她對妳母親留給妳的嫁妝眼紅很久了，這次我一定不能讓她和秦姨娘得逞。」

葛老爺面露抱歉地對我說：「珊兒，由於我是庶子，嫡母和庶子的關係不好維持，我怕別人尤其是親戚戳我的脊梁骨，所以我百般忍讓，就怕太夫人說我不孝；可是沒想到，為了拿捏我，她竟然想出這一齣誤我終生的幌子。父親對不起妳，放心！這次我絕不退讓了。」

葛老爺說到做到，他先讓管家牧松通知秦姨娘到春暉閣等他，接著帶耿護院及七、八個壯丁到春暉閣直接找老夫人對質。我好心地將夫人的遺書借他展示，增強他的戰力。

從第二天起，太夫人稱病在春暉閣閉門不出，秦姨娘則被送到鄉下的別院，沒有葛老爺的召喚不得回京。二姐葛姒妮哭得昏天黑地，可是葛老爺沒提到秦姨娘被送走的原因，她應該也不知該怨誰。

「小姐，」采悅匆匆從院子跑進來，「二小姐帶著幾個姨娘和小小姐們氣沖沖地往我們院子而來。」

葛姒妮一掃以往恬靜知性的面貌，猙獰地問道：「三妹，我姨娘有甚麼地方對不起妳，妳要懲息父親將姨娘關到鄉下的別院去？妳是嫡女，我們都認命也不會和妳爭甚麼，妳為何要如此？」

我靜靜地瞄了她一眼說：「在妳心目中，父親竟然是如此愚笨之人能隨意聽我擺布嗎？我們都是父親的女兒，他對待我們從來不分嫡庶，難道妳不清楚嗎？」

葛姒妮到底是聰明人，她遲疑地說：

「可是怎麼府裡的奴僕們都傳說是妳懲息父親將姨娘送到別院的？」

葛老爺曾對我說：「雖然是不同母親，可是妳和其他庶女都是姊妹，秦姨娘謀害妳自應受罰，可是姒妮無辜，我不希望妳們姊妹將來因為秦姨娘之事彼此之間不愉快。如果有人來質疑妳，就推到我身上。」

我讓葛姒妮帶來的姨娘、庶妹及奴婢都先離開，而後對牧雲說：「妳把查出來的結果告訴二小姐。」

牧雲說：「二小姐，當年太夫人和秦姨娘連手害死年僅六歲的大爺，而後再嫁禍老爺。為了掩飾，太夫人命房中的閻嬾嬾散播小姐謀害秦姨娘。」

葛姒妮驚訝地掩口道：「妳是說，祖母和我姨娘合力害死了大伯？不可能！那是祖母的嫡長子，她如何會親手殺害他？」

牧雲哀傷地說：「聽說大爺患有先天性心病，大夫說他活不過七歲，加上太夫人認為庶子好操弄，所以先殺人再陷害。」

葛姒妮懷疑地看著牧雲說：「妳怎麼會知道？」

睜著眼睛說瞎話我會，我趕緊說：「我和牧雲躲在春暉閣外聽到父親、祖母和秦姨娘的對話，父親指示耿護院立刻護送秦姨娘到別院去時，我們也聽到祖母叫閻嬾嬾傳出謠言，也許她就是希望妳們幾個鬧起來好讓她自此陷害事件脫身。」

葛姒妮紅著眼眶說：「我知道我娘常存有壞心思；可是沒想到她會配合太夫人參與殺人事件。三妹，對不起，我誤會妳了。」

與葛姁依比起來，這個才女聰明多了，怪不得她在嫁人方面如此挑剔，希望她能有個好夫家。

我對葛姁妮說：「到底秦姨娘是妳的親娘，這件事我想不必讓其他姨娘知道吧？」

葛姁妮感激地點點頭。

葛姁妮和她娘不同，多善良的一個女孩啊！一個喜愛吟詩作賦、撥彈箜篌的女子，在我三言兩語的解釋之下，立刻就認錯；既沒懷疑我的敘述，也承認她的親娘確實就是個壞女人，聰明哪！

有時我會反省，前世我只知道讀書，十指不沾陽春水，電視劇看得也不多，以致於來到這個時代，啥都不會。以前將宅鬥交給牧雲她們，自己從沒親身經歷過，除了來這個時代的那一天差點被秦姨娘害死外，沒想到過了幾天我又再次被人挾持了。

## 十二、死裡逃生

「三小姐，二小姐已經將箜篌準備好，您可以去竹林了。」采恬走進來通知我。

自從上次我們談開後，葛姁妮對我非常友善，每天下午都在竹林裡教我彈箜篌。在這個時代，我啥也不會，以前背的詩詞歌賦倒是不少，可是我又不考秀才，只能有時候隨意挑個唐詩、背背李清照的詞，驚嚇驚嚇葛府的女眷。

我抱著箜篌趕到竹林老地方，葛姁妮已經在涼亭等我了，「二姐，妳昨天教的我已經背下來了，我彈給妳聽好嗎？」

葛姁妮微笑道：「好啊！」

突然她瞪大眼睛望著我後面說：「秦姨娘，您怎麼在這裡？」

我一聽嚇了一跳，趕忙回頭，沒人呀！我正要將頭轉回來詢問葛姁妮時，頭上挨到重擊，驟然不省人事。

愛看電視劇的閨蜜老么曾經說：「每次女主角被打昏關在柴房裡，都會先醒來，然後聽到看守人不小心洩密的話。」

倒楣的我沒有這樣的機遇，大概是那根悶棍敲得太重了，我一直昏迷著。在深秋末的氣候裡，我是被一桶冰水從頭澆下來，全身冷得顫抖而醒的。我打開沉重的眼皮，認出這是家中大廚房後的柴房，我被放在一堆木柴上，背部凸凸凹凹的好難受！

我昏倒時是下午二點左右在竹林，根據靠近屋頂的小窗來看，現在天已黑大概該吃晚飯了，不知牧雲有沒有警覺我被人暗算了。剛剛是采恬陪我走到竹林的涼亭，她會驚覺我不見了嗎？

「三妹，妳真是夠呆的，我姨娘關在鄉下的別莊，沒有父親的允許，怎麼可能回府呢？」大概打算殺我滅口，葛姁妮根本就不遮掩頭臉，直接和我對話。

我舔舔乾涸的嘴唇說：「那天妳問我秦姨娘的事，我告訴了妳，現在妳將我關在柴房，難道妳不相信嗎？」

葛姁妮哈哈大笑，「我當然相信，當年如果太夫人和我姨娘沒有那樣做，如今我怎麼可能過得如此舒適？父親只是庶子，我又是姨娘的孩子，將來只會將我嫁

給高門當妾或繼室，我有何前途？太夫人和我姨娘多聰明，害死大伯讓父親成為家主我才有前途哪！」

「妳一個十來歲的女孩怎麼有這麼黑暗的想法？萬一被父親知曉，妳可能連嫁給高門當續弦的希望都沒了。」我真後悔只知讀書，電視劇看得不多，腦中好像沒甚麼詞彙可說服葛姁妮。宅鬥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哪！這時我興起了讀書無用論的念頭。

我暗暗地想將手上的繩子解開，可是以前國中的童軍課也是忙著看下堂考試的書，根本沒聽課，怎麼解都是越來越緊。看來只好再和葛姁妮亂扯，希望能等到有人來救。

葛姁妮又大笑起來，用悲憫的眼光看著我，「妳實在單純的可悲，父親怎麼可能會知道？等會兒老疤的兄弟將妳沉塘後，父親只能看到妳那骯髒、腐爛、泡脹的屍體。誰會告訴他這是我做的呢？」

我驚訝地看著葛姁妮說：「原來上次挾持我的事妳也是有份？」

葛姁妮得意地說：「是我設計的，我姨娘除了聽老夫人的話丟大伯到池塘裡，其他啥也不懂。是我教她如何雇人綁架妳，如何用烏篷船送到荒島；可惜我沒想到耿護院會追蹤線索，最後竟然找到妳。雖然老疤被父親滅口了，可是他的兄弟七煞願意為他報仇，現在妳知道了所有內幕，就死也瞑目吧！」

我色厲內荏地說：「妳殺了我，真的不怕父親知道後將妳送官或直接打殺？」

葛姁妮笑得更暢懷，猙獰的面容完全沒有才女的樣貌了，她鄙夷地看著我說：「妳放心，沒人知道這件事，我連丫鬟和嬪嬪都沒說，父親如何知道呢？讓妳再活一、二個時辰，等亥時來了結妳。」

葛姁妮說完走了，留了一個硬梆梆的窩窩頭給我吃。這是個莫名其妙的女孩，都準備要將我沉塘了，還怕我餓死。更可笑的是，我雙手反綁在身後，如何拿窩窩頭？

餓，我倒不怕，主要是冷，這裡大概是溫帶氣候，秋末冬初的晚上已經不到攝氏五度了，加上從頭到腳還是濕的，牙齒都在打顫。我滾到木柴的中間，希望能擋住從門下吹來的冷風。一邊祈禱各路神佛，如果真的被沉塘了，就讓我活回前世吧！至於黑皮嘛！倒是有點捨不得。

黑皮的生存之道比我強，也許他在這個時代可以活得很好，我除了依靠他外，好像也不知如何生存了。如果不是葛夫人寫給我的遺書、牧雲等人的維護以及黑皮的樂觀生存，我在這個時代就是個廢物、渣女。

「哎唷！妳不餓啊？」一、二個小時後葛姁妮開了門走進來，「不吃窩窩頭，那妳只好當個餓死鬼啦！」

我虛弱地看她一眼說：「妳確定要殺我？我的大丫鬟牧雲聰明的很，妳真的不怕她告訴父親後妳被打殺或賣掉？」

葛姁妮冷笑道：「牧雲如何知道是我做的？我在府中所有人的眼中可是溫柔可人，只會琴棋書畫的弱女子罷了。就算是牧雲說了，父親會相信嗎？」

突然，柴房之中傳來第三個人的聲音：「如果不是聽到妳自己說，我還真的不會相信。」



我和葛姁妮同時驚呼：「父親！」

柴房門口站了不少府裡的護院，最前面的父親怒容滿面，他的旁邊站的是牧雲，牧雲的後面是雙眼紅腫的采恬。

葛姁妮連忙跪在葛老爺面前說：「父親，幸好您來了，我發現三妹被人綁在柴房，七煞想要殺她，我急著救她，還來不及通知您。」

接著，葛姁妮指著葛老爺身後，被耿護衛反剪雙臂破布塞嘴的黑臉男子說：「就是他，他就是七煞，他是老疤的兄弟，要殺三妹以替老疤報仇。」

我看著葛姁妮唱作俱佳的演出，實在是嘆為觀止。

根據葛老爺剛剛冒出來的話，很明顯已經聽到葛姁妮對我的恐嚇了，可是他先不揭穿，反而問她：「妳三妹被挾持事件，她根本沒告訴任何人，妳怎麼知道是老疤幹的？」

葛姁妮突然辭窮，「我、我聽到父親和我姨娘說的。」

「我從沒對秦姨娘說過。」葛老爺指著七煞，「妳又如何知道他是老疤的兄弟？」

剛才急著自辯的葛姁妮跌坐在地上，已經無話可說了。

葛老爺說：「將二小姐綁起來，拖到祠堂。」

葛姁妮急喊：「父親，我不是故意的，您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

以後怎樣已沒人知道，葛姁妮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嘴裡塞了破布，在她的嗚嗚聲中，被兩個膀大臂壯的婦人拖走了。牧雲已解開我的繩子，披上一件米色大氅，采恬拿了乾的布巾幫我擦尚溼的頭髮，大夥兒在葛老爺的帶領下，到了祠堂。

聽說大多數人家的祠堂只允許男丁進去，大概是葛府至今除葛老爺外，沒有其他男人，所以除了出嫁的葛姁依在夫家外，所有姨娘和姊妹們都來到祠堂了，甚至在葛老爺堅持下，太夫人在閻嬾嬾的扶持下也來了。

本來葛老爺要將葛姁妮驅出葛府任她自生自滅，在這個封建時代，大概就活不下去了。老夫人到底是心疼孫女，要求葛老爺網開一面，將她嫁入城郊的農戶。

葛老爺冷笑道：「這個面慈心惡的女孩，嫁給別人只會帶給那家禍事。」

最後葛老爺決定將她送到北方鄉下老夫人名下的一個農莊從事農務，從此不得回京城。

### 十三、黑皮的妙計

回到我的葳蕤院，耿大娘及采悅、采愉她們已為我準備好了熱水，我也急於洗刷掉一身的屈辱。

我等著牧雲來幫我梳頭髮時，她和采悅、采愉、采悌和采恬陸續走進來，全都跪在我面前。

我問她們如何知道我被葛姁妮綁架了。

采恬哭著說：「三小姐，我實在太笨了。我感覺二小姐的臉色有異，可是不知如何解釋給您聽，只好向牧雲姐報告。」

牧雲也紅著眼睛說：「奴婢本不相信，因為上次二小姐聽了我們的解釋，其實就已清楚了秦姨娘的惡行。我們怕府裡好不容易聚集起來的祥和氣氛被奴婢們破壞，所以討論了一陣子才去找小姐。沒想到小姐已經不在涼亭了，奴婢們暗中和耿護衛提了提，他帶著人悄悄地找，連池塘都去撈過了。」

采恬仍哭著說：「三小姐，您處罰我吧！」

我自認比她們還笨，怎好意思罵她們？

葛姒妮被送走後，太夫人再也不出春暉閣了。令我高興的是黑皮從北方回來了，帶了不少氈毯、皮裘、玉石，竟然還有葡萄酒。

「阿珊，」黑皮和我走到竹林深處，「這個時代實在是太好玩了，這三個月看了不少美景、吃了不少零食。我喜歡從事買賣業，比我前世讀大學每天只是圍繞著學校轉有趣多了。妳甚麼時候和我一起走吧？每次看到好玩、好吃的，想到妳不在身邊，那種想要和人分享的快樂，只好自己夜裡暗爽！」

「所以你打算在這個時代從商？」

黑皮點點頭，「是啊！我在前世時就想從事貿易。聽說以前的蘇公子已經考取了秀才，有了小小的功名，他等著考上舉人好當官，我對當官沒興趣。妳看，葛老爺以秀才身分從事商業，不是也挺快樂的嗎？」

我皺著眉頭說：「可是牧雲說這個時代，商人的身分很低，她想當官姨。」

「啊？官姨是甚麼？」

我笑著說：「這是我發明的名詞，就是讓當官的納為姨娘。」

黑皮瞪大了眼睛說：「她當她的官姨，關我甚麼事？我又不娶她。我不想當

官，就想賺錢然後遊山玩水，喔，對了，還要買間大房子，將來生幾個小孩。」

「和誰生孩子？和我嗎？」

黑皮理所當然地說：「我們不是訂了娃娃親了嗎？妳不嫁我嫁誰？」

我氣極反笑，「是以前的三小姐和以前的蘇公子訂了親，我還沒決定要不要嫁給你。」

黑皮眯著眼睛說：「這個時代的男人都是三妻四妾，通房無數，妳能接受嗎？」

「我才不相信，哪有這種事？」

黑皮大笑說：「死讀書的阿珊，沒看過宅鬥的電視劇喔！牧雲都搶著當我的姨娘了，如果我有錢，還怕別人不擠破頭要當我的姨娘嗎？妳嫁給我至少我只會和妳一生一世，不用和別人共用老公。」

聽黑皮這麼說，又想到可以到處旅遊，我心動了；可是我遲疑地說：「我還不到十五歲，我想葛老爺不會答應讓我結婚。」

黑皮說：「幫我和葛老爺安排見面，我有個點子，會讓他立刻答應我們儘早結婚。」

我問：「真的可以嗎？」

黑皮得意地翻著白眼說：「我就說妳是死讀書，沒看過穿越小說、電視劇也不常看吧？裡面的劇情可都是好題材啊！放心！葛老爺一定會答應的。」

這次葛老爺和幾個同行打算二月初五一早就出發去北方買藥和皮貨，他們約了大家一起初三聚餐。因為黑皮也打算一同前往，所以初三晚上他也參加。黑皮決定利用那晚向葛老爺提親，大概也是想利用那幾個朋友為他敲邊鼓。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後，葛老爺說：「後天一早我們就北上，這次我將帶一個晚輩同行。蘇公子的爺爺曾經與家父訂了娃娃親，也就是蘇公子是小女珊兒未來的夫婿，希望各位朋友幫秀才蘇公子照顧一二。」

我在偏廳聽到葛老爺這麼說，心中感動得不得了。葛老爺並不嫌貧愛富，主動告訴他的朋友娃娃親的事。

大概是黑皮推椅子站了起來，就聽到他說：「小生在這裡先謝謝葛老爺的抬愛，一是願意將寶貝女兒嫁給我，二是讓小生跟著葛老爺及前輩們學習經商。小生在這裡先乾一杯。」

屋裡傳來不少讚賞的聲音；可是也有異樣聲音提到，既然已經是秀才了，為何不考舉人等鼓勵黑皮上進的話語。

黑皮繼續說：「小生家道中落、父母雙亡，如今暫住葛府中。為表達小生對葛老爺的厚愛，小生願意入葛府當贅婿，希望葛老爺不嫌棄。」

剎那間，隔壁的人都沒聲音了。

葛老爺抖著聲音說：「蘇公子，這不大好吧？你爺爺在天之靈一定不樂意的。」

聽到這裡我笑起來了，我和黑皮都是穿越來的，不管是葛府還是蘇府，對我們都沒啥意義。黑皮曾說，贅婿不能參加科考、不能進祠堂，被人歧視，可是他不在乎，其實我也不在乎。

黑皮為感謝葛老爺收留，堅持入贅；葛老爺為了蘇公子前途，堅持不同意。我在偏廳聽了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有個年老的聲音說：「你們翁婿實在令人感動，老夫有個建議，看看二位是否同意。不如這樣，蘇公子也不必入贅，免得以後無法考舉人；不過，將來你們有一個兒子過繼給葛老如何？」

另一個聲音說：「孫老的建議好，既不耽誤蘇公子的前程，葛老家也有孫子可繼承，我贊成！」

為什麼都沒人問負責生孩子的我呢？最後，翁婿都同意了，接著就是討論提親時辰了，我突感害羞，就跑回房了。

## 十四、天作之合

葛老爺看過夫人的遺書，深深相信葛府這一代無男丁就是因為身為白衣降頭師的祖母所下的咒，也深深地懊惱葛府到了他這一代就絕後了。既然我和黑皮將來要過繼一個兒子給葛府，在無後為大的心理下，誠如黑皮所述，葛老爺希望我們的喜事辦得越早越好。

「爹，我還不到十五歲耶！」這個時代的女孩不都是十五歲及笄以後才議親嗎？

「剛好！剛好！」葛老爺笑得眼睛都看不到了，「蘇公子和我們一起去北方，這一趟來回約三、四個月，我讓妳高姨娘現在就準備嫁妝。蘇公子已經同意等我們回來後，納采、問名、納吉和納徵一起，日期我們也看好了，就是九月十五，到時你們就成親。」

我驚訝地看著葛老爺，「會不會太急啦？」

「不會！不會！」葛老爺真是樂透了，「而且蘇公子也答應你們成親後還是住在家裡，所以我讓謝總管將妳的院子擴大，並且重新整修一番。妳趁這半年快點將紅蓋頭、嫁衣那些嫁妝繡好。」說完，葛老爺笑呵呵地走了。

「小姐，蘇公子在竹林等您。」牧雲輕聲地對我說。

我穿好外套要去竹林時，牧雲吞吞吐吐地說：「小姐，我可不可以不陪嫁？」

不陪嫁？太好了，我正不知該如何勸她放棄當黑皮的姨娘呢！

我走到竹林口看到黑皮時，牧雲自動停了下來，兩眼期盼地看著我。

黑皮帶我走進竹林裡的涼亭時間我：「妳聽到我們那天說的了？」黑皮問。

我點點頭，「你們真可惡！生孩子的是我耶！怎麼沒人問我的意見呢？」

黑皮笑著說：「我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蘇公子，妳也不是葛小姐，將來的孩子姓啥不重要嘛！況且我也想帶妳去各處走走，不結婚妳怎麼跟我走？」

我說：「告訴你一個消息，牧雲不想嫁你了。我們這個縣的知州想要續弦，我爹介紹後，雙方都有那麼一點意思。牧雲是妻子不是妾喔！目前要嫁給你的就是我和那隻狗狻猊。」

黑皮哈哈大笑，「她嫁得好，我們都高興，再怎麼說她應該都算是我們的媒人；而且我也不用納她為姨娘，我也高興。」

離開前，黑皮鄭重地說：「我明天隨葛老爺出門，打算多賺一些，妳在家好好等我回來娶妳吧！」

翌日黑皮隨葛老爺一夥人北上販貨，我則請也要當新娘的牧雲順便也幫我繡繡嫁妝。幾個小丫鬟聽說我結婚後還住在葛府，心中可高興了，也幫著我裁製新郎的新衣。

「小姐，」采恬正縫製著黑皮的新內衣，「您和姑爺成親後，我們幾個也還在您房內伺候嗎？」

她說完話，采悅和采愉幾個都紅著一張臉低著頭，這是甚麼意思？

采恬自己也紅著臉說：「牧雲姐姐不能隨小姐陪嫁，所以不知道小姐是不是讓我們姊妹之一去服侍姑爺。」

我的天啊！這些沒有大志向的丫鬟，怎麼只想當姨娘呢？

我正經地回答她們：「姑爺私下是入贅的，所以他不可以納妾。我成親後，妳們還是在葳蕤院伺候我們。等妳們到年紀時，可以自己找喜歡的，也可以由我指定夫婿，我希望妳們都能當正經妻子而不是妾室。而且，妳們成親時，我會幫妳們準備嫁妝，妳們願意嗎？」

四個小丫鬟哭哭啼啼地給我磕頭，謝謝我的恩典。

我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斷了她們想當黑皮姨娘的念想，這是我個人自私的念頭；沒想到，對小丫鬟來說，這是給她們天大的恩賜。在這個時代，貼身丫鬟一般就是未來當姑爺的小妾，為小姐爭取留住姑爺的心。她們自己生的孩子，只能稱她們為姨娘，卻要喊小姐為母親。想想她們，挺可憐的。

等黑皮與葛老爺回來時已經過了六月半了，我的葳蕤院也整修完畢，比以前多了一個正廳、一個花廳，我的臥房也加大了一倍。葛老爺還在我的院子裡挖了一個池塘，養了一些魚蝦，聽說這是黑皮的主意，釣魚釣蝦是他前世最愛的休閒活動之一。

過完中秋節後，再一個月黑皮就來迎娶我了。前世只知讀書的我，尚未開始享受大學生活就香消玉殞；如今，在這世尚未滿十五歲的我卻要嫁為人婦了。而我們要去度蜜月的地方，就是當初穿越來的荒島，不知有沒有可能再穿越回去。

親愛的爸媽及大哥，雖然我對你們仍然思念不已；不過既然已在這世復活，我也就快快樂樂地度過這完全不同的生活吧！

這世的洞房花燭夜是新鮮的，我和黑皮任人擺布就像兩個玩偶。

夜闌人靜時，我忍不住問黑皮：「你前世到底姓啥呀？我老是喊你黑皮很奇怪耶！」

黑皮笑著說：「我也不知妳前世姓啥，只知喊妳阿珊。」

真是有趣極了，兩個人莫名其妙就結婚了，帶著前世所有的記憶，獨獨不知對方的姓名。

我回答說：「我姓白，白姩珊。除了姓不同，名字倒是和現在一樣。」

黑皮大笑說：「阿珊，妳喊我黑皮，就知我姓墨呀！我這世叫蘇疾風，前世則是墨疾風呀！」

黑白配？這麼多巧合，誰能說這不是天作之合呢？

～完～

